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勿軒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䥫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𤨣

謄録監生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勿軒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勿軒集八卷宋熊禾撰禾初名鉌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建陽人咸淳十年改名禾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宋亡隱居不仕築洪原書院教授生徒著有四書標題易經講義等書以闡明正學平生詩文甚

富沒後十亡八九其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為八卷明天順中禾六世孫斌為博羅主簿始刊行之其後板復散佚近時張伯行重刻其集有文無詩頗為缺畧此猶孟秉所編之舊本也禾文章平正質實不以藻采見長而根柢六經自見本色固非浮談無根者所可幾及原本前有元許衡序稱禾晚修三禮道解將脫藁竟以疾卒嗣孫澍家藏遺稿傳諸

二世孫斌授梓以行求予序之云云攷至元為世祖年號而卒于仁宗皇慶元年自至元訖皇慶相距三十餘年何以先稱其疾卒且斌為明天順時人尤非衡所及見其為依托顯然葢其後人偽撰此文借名炫俗不知衡亦通儒固不必假衡以為重今特加删削庶不使其亂真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勿軒集卷一

宋 熊禾 撰

序跋

跋交信録序

余讀疊山謝公交信録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富貴易交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懾其前利害怵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以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

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取節焉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
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飾虛之人稍
經爐鞴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信
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左諸
賢持節秉義九死不衰一時交游氣誼皆班班可紀宇
宙間三綱五常之道尚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
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
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鼇峯山中與二三同志有求

仁約方將尚友天下士鄒孟子距夫子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歎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遽曰周禮盡在是者以其有書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梅花祖道晴日暄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至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序其所深望者如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為

續後序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大略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徳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為道葢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彛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

行上而宗廟之饗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衍
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于四海之内人皆親其親長
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為孝之極致
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
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
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
刑政之具壹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
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

言而僅見于門人記録之書也書存而道可奉雖不能行諸一時猶可詔諸來世今此經之可攷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顔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王所得顔芝本而劉向之所条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曽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啟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外飾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

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于此桓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功于易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成刋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盍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番陽董真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

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閒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輙為刋之鼇峯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于滕而四方草偃風動拓跋帝再用之于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于其心發于其政令攷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況不止為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

廢益千五百餘年矣悠悠天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而上年代不可攷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闊大抵三皇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

不道有天下者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無他道也葢嘗纂皇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為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閲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間亦蒙取節不廢其言葢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置者也可謂確論矣予又為之躊躇却顧而有感于

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呂之為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賛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

患葢本于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往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昧素業至于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范范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師千五百年泯泯棼棼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天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輙贊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予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

消長之幾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于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輙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為不可易云

翰墨全書序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諭其臣表箋是臣諭其君然則近世士大夫以啓劄相尚無乃交相諛者乎書坊之書徧行天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例以啟劄名其亦文體

之變乎省軒劉君應季為此編命曰翰墨全書凡儒者操翰墨之文皆具非但啟劄而已也其所選之文大畧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尚質實多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之全書矣葢嘗因是而論之文之體莫善于書詩君之於臣誥命而已即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叙事之文始于此問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于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

夏賡歌而下備見于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見有能易者至制誥箋表啟劄胥為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録之文亦為四六之體吟咏性情且尚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返于雅厚質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婚以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逺而至于天地萬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啟劄者矣其閭俚俗之言異怪之説雖不能悉去亦必為之

訂其謬悞而究其指歸劉君之用志亦可尚矣劉君力學善文與余講學武夷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𫕭伯氏為刋是書君之可傳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輙書編端以諗觀者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作公平生所為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稿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稿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藁三益兵後壁

藏僅有此耳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矣公生平精力
于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用功最久又有
大學中庸緒言經集傳采小編史學提綱等編悉燬于
丙子兵難三朝通畧葢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畧以
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
抄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同脩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
以禮記決科于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
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書葢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

秋約說亦本文公所論大旨此二書于學者益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存齋牟公皆欲以公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不就益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于節齋蔡先生與進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詹公思齋翁公為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真先生静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即棄科舉一意精研經史之學惜乎書稿甫脫而公竟抱志以没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不得顯于其時退猶足以

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婣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創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飢貧後居平山甥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稚宴飲饋遺渠渠欵欵各盡其懽見後進有嚮學者必諄諄誨誘不倦益忠厚愷悌人也最謹于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一時學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屢空不顧也禾年六歲就傅于敬思齋已蒙

公器許令年入無聞壯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尚書
郭門公于唐中和閒繇豫章入建諸書之澤四百年矣
前輩凋零後進渺然未有甚于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
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從弟敬歸自江東
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
甲戌侍族叔父復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憮然
興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没矣時
事日殊年運而往力不逮念又未知成就二父之志乎

否也并書此以識

跋謝春堂詩義後序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篇未嘗不憮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記龍川上阜陵書謂荆襄天下根本將必有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矣下士儒生方且角一日長技于萬人場屋之戰其不為武夫健兒所揶揄者幾希雖然文在天地間猶日月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嗚條伊摯戮力造攻豈

不甚武而一德等篇對語親切雖後儒竭其偶儷模寫亦一語不能似牧野尚父維時鷹揚至丹書大訓之授則周旋升降面向曲折拘拘然若後世禮生經士之為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草昧雷雨滿盈劃然而河漢昭回星日粲爛皆天下之至文也近世東萊呂氏以張其書義請獻先生一篇彙入文鑑致堂胡氏至于此篇與孔明出師表擊節並歌慷慨激烈今觀其作豈區區舉子偶儷破碎者之比乎復有善變者必不然矣湖學有明

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為往聖繼絶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體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脉皆在延平春堂問學其淵源有自來矣今子學正君用和克世其業敦厚温柔中有英烈激發氣此豈尋常齷齪者可企其意度之萬一余來三山時相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代諸名賢題跋且徵予語輙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稚亡春秋作漢郢之臣不入于蓽路藍縷之所啟辟則淪於車

𨈆駟鐵之所蹂躪豈復念先王名虎之經營哉江山無恙風景渺然光武一用之以循河北昭烈再用之以向中原亦存乎其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孔明草廬二對作一類文章看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有傳其必獲我心矣

題童竹潤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胸中有所藴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

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里巷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痛憤憂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鎪泯泯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童君敬仲氣誼節槩人也所居在江閩之徼壯年有經綸志知時不可為則退而居鄉善俗其急難好義屹然為一鄉保障衣冠善類多歸焉充之有田無終孔北海之風難再平則蕭然閒適

築室萬竹間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卓卓如此固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閒從理亂覘風教每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喬木好山多孑規忠愛懇惻之情至矣余之所以惓惓于君先節義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農桑輯要序

右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其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于天下

誠使家置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畆桑必五畆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飢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葢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于戰國之慢經界再壞于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于國賓民富之時蘭悦均田之論又不用于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

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于兼并封君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粱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温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為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賣買之門勿

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闊而難行哉老瘞
遺氓欽覩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為定式不覺舉手
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户
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户奉公上之餘誠能復損
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禄亦畧相當矣誠
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
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禄而不失
其養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

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為上古耕鑿擊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治要方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為良方也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獨醫為然蓋于此憮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治人之道一日聞之師曰藥靈丸不大綦妙子無多令心悟躬踐今老矣每見鄉人有病劇欲

死者衆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為可治則投半匕之劑輒甦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師傳者非我也未甞不竊嘆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左云

送胡庭芳序

記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為言者公輒愀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為懼何謂盛行耶豈誦習其説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耶余讀書

武夷山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携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葢自朱子而尤粹于易留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為係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重惟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書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白鹿臨漳所刋尚有望于後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葢竭精力者九年而稿本燼于丙子之阨俯仰十載學殖荒落余交游多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

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隷一經焉明年春當賫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茫微人奚立微道奚存今考亭紫陽乃道南一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且求一言為別余為之躊躇却顧深有感于文定胡公之言而告之曰前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沒且百年門人傳習

寖益失真余以為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曩游浙中嘗因受業于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黄先生纉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乃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説者固不同也誦説不同度也益必有以出乎其外者乎因我同志輒發其端君之學源于盤磵董先生江東文獻風流猶有足證其以言參之殆有合乎否耶萬世道真嘗有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一惟生人之休

天地當有賴焉君其勉之益勉之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不書以贈我遂題以爲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餞君矣君健我衰此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自洪源遊雲莊又十月今來鼇峯已辨兩載留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嗇我耶臨行含悽不忍别重念已丑與庭芳握

手嘆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
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
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
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
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
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惟有通解缺而
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黄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
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

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于來學乎當我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多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于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粗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闕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禮記傳義以為之兆當

猶有俟也臨分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計以來歳冬春之交四入閩此留當終吾生以畢兹事古襄張侯紹先嗜學士禮慨然以文獻為念昔以此屬全金又以屬庭芳悠悠叢壤文獻實難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埸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曽孫俊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于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于當

代公之身雖詘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䂓義學東平表君壁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後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懨懨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斯文吳會為冑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于此

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有俟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述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剏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

莊始闢公祠令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李
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剏不敢改棟宇門廡煥
然一新邑士劉熈實終始之義學之剏興宋奕黄樞首
倡以聽華恙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
而厚帑庚完堅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
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黄文仲助
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
後學熊禾記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丙申秋余歸鰲峰聚徒遠近士友咸集行舍菜禮上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時思學來游武夷實養吾先生為之介其言曰夏氏世居象山龍虎山之間覽其清秀以為未足且顧望武夷以為之歸且徵余言顧徒言于子何補自是歲必一至至輒留旬日今兹之歸又謂予曰吾來武夷三過鰲峰不得一言為贈將何以為之歸乎臨别之一日青燈對話為之躊躇却慮而有感焉茫茫

宇宙斯文一脉其將何所保乎中原文獻未能徵也伊洛道南大江之左明道正誼君子誠得十數公落落布在州里閭人極猶有所賴以立天地之紀將不墜矣葢有平生想望以為泰山北斗以為景星鳳凰者適使人觖然于懐斯文一脉其眞無所係乎甚矣大學之不可以不明也談性命者入異端談事功者入吏道論文者工詩詞稍高者籍古文之聲響以飾語言而已論學者務記誦稍異者剽先儒之緒餘以資講説而已大畧不

出此數端或有見焉則又安於小知而欲以是言道若是者亦未知其可也大學何時而可行乎思學將遠遊其更以余言徵之

送詹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頴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奬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為捷徑於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引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濵歲歲作

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益不少矣樵泮居閩上遊往年
拔其尤一人為之正曰劉其今年拔其尤一人為之録
曰詹其皆武夷舊遊也其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
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
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
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顒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
常掃蕩前脩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
昔為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餈之歎者

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椎先正故事方伊洛之教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然後渙然不逆漢上米氏一日見上蔡問為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樵者自二公始乾盛矣端明黄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内以文公之行

之學至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
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尚
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
謙恭自下以待其身勤敏不怠以進于學常若武夷相
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政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
也不可不淳君履其重勉之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遊序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不謂命又

曰得之有命然則將孰從葢命有二以性言則理一而已以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柔可强勤之可以不匱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修養之可以延年為善之可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當然在我適然在天敢問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

任聽天下之人如醯蚋之在甕盎中自起自仆不得順受其正者亦多矣君儒者也故作命說以贈

贈地理吴竹澗序

天運有奇羸地氣有偏盛所以用之則存乎人是故知道君子不論氣數自古積善好義之家非惟敵之又從而挽回焉其次惟陰陽家一途誠詣其極則有裨于生人則亦甚大何也其于精於天地者為多也是故公劉周召以來所不廢泛觀宇宙竊有感焉陳同父嘗言楚

蜀閩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今驗矣范范禹跡未能效子長遊今之陰陽家有能發泄神州巳曠之地以培而植昭代方興之人才者乎天地生人有望也吾里有牧堂蔡先生知之三世之閒生西山節齋九峯覺軒久軒五賢仕者致君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在來世葢此道也牧堂之後竹澗吳君其庶幾乎君不安卜地必其人足以當之是者予之富者既廉于厥直貧者反有以給之與疊山謝公交最久公家再世

皆其卜兆公甞稱其初交但見其朴拙其淳實久則信其為積德尚美君子長者人也余亦喜其為人徧閲題卷敬書其後而歸之

跋文公再遊九日山詩卷

此淳熈乙已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游山唱酬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甞遊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鷄劇飲盡懽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攷其一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

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懐古猶存嘗語寺僧以先生前後遊山詩刻寘堂中併繪為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懿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慨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遊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随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其有盪心悦目之趣而不能自已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為至而莫悟其非玄裳

縞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留連光景直猶目前髙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一律如是而已視文公廬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谷武夷雜詠竟何如哉嗟夫漢唐諸儒不見道其不識此樂亦宜也紹興丙子距今凡三閱甲歷企典型之無存覩風景其如在獨無慨然于其心者乎余來清源與公四世孫與義過從甚稔與義學明行脩克世其業與余有再遊之約而未克遂敬題集末以識髙山景行之思云爾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余辛丑冬﹅至玉融首識西塘鄭氏之裔孫曰某越二年再至又會其仲曰某一見知為古君子也一日狀小山林氏逸事示余讀之未嘗不為廢卷而嘆嗟夫古道衰倫紀盡數世之人骨肉相虐同氣為仇聞林氏之風盍亦少媿乎哉君真知德者哉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有父兄在弟即子也一定省一出入一動作寢息以至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罔不帥時何也深愛厚敬根

於内豈敢萌一毫忿懥心若今人之爲哉世無知德孝友卓行之士逸于太史氏多矣宜録之以續司馬氏家範世衰道微亦以見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卷中贈劉孝子二詩美之深箴之切君子愛人憂其無成君之用心一何其忠厚懇惻之至也余嘗撫劉孝子實事母家距家十里深山無人猿狖爲鄰風雨之夕草樹悲鳴清晨起甖深夜獨宿煢煢一身旁無童僕如是者三年不少懈言人人同非沽譽也嗟夫世尚有斯人哉是皆可

書一念之孝天資之微可能也終身之孝非學力之厚未易至也余未及一識君其重勉之君文古學古人所知也不待予賛其用心之古則吾深有以識之其學博尤工于詩甚矣鄭氏之多賢也

敬齋銘箴跋

按南軒張子敬齋銘耑以敬為宅心之要葢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别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藴程子曰制于外所以養其

中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拏跽曲拳為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為主理非事謬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于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事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

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屢省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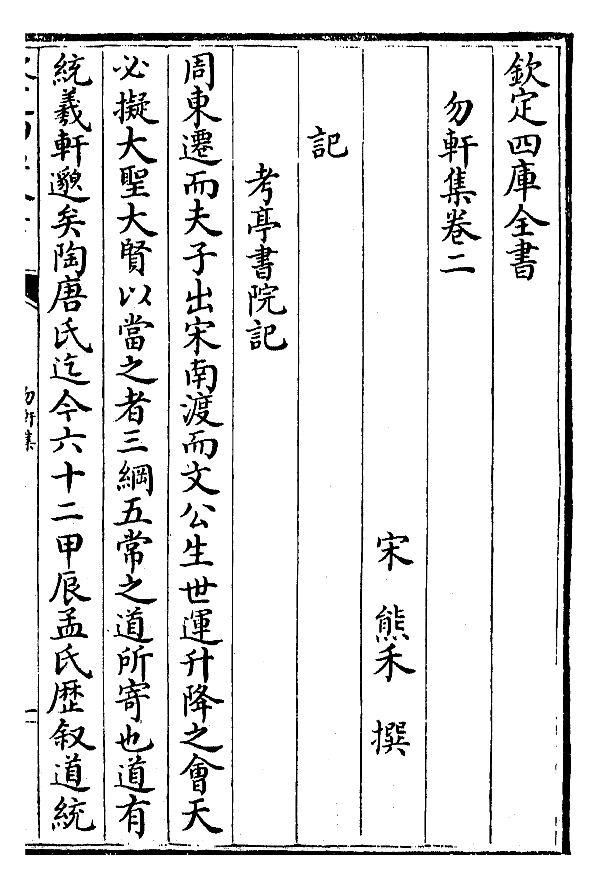
銘

約我齋銘

人之為學患不見道大道茫茫何處下手聖門論學必有所之有是奚是斯文在斯大哉聖域顔氏實踐一仰一瞻夫豈無見道之所在惟中為難孰開其端精一兩

言精在博文一在約禮爾學維何即此而已得一為德
體全則仁以品以節匪禮曷臻一舉一動如寐斯覺前
日之約今日之卓惟黄氏子為學有源不愳于父天叟
為凡約我銘齋奉以晨夕敢賛斯銘其敬無失

勿軒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勿軒集卷二

宋　熊禾　撰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羲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

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豐也自是以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籍口于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其出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

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
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于世運故于此重致意焉歲
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
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
已完矣其盍有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
不給侯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
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
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

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
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
蒙其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
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進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益有
甚欲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為詞重惟文公
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為德行措之國
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
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

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
思録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令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
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劉曰體其全而用其
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閑居
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葢其
喜怒哀樂之未發早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侗體驗已
熟雖其語學者非其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

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黄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此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絶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

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冑學典文教文公四書方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以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黄氏榦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黄氏

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二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劒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聞疊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亟從史成之且以寄余之志云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僕于雲谷之陽鰲峯之下搠小精黌中為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菴

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廟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大學達于郡縣令乃卲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卲馬及張呂諸賢固已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賛六君子乃其一時

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為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傅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為擬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𠛬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葢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吕氏西山蔡氏勉齋黄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

氏説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
是邦人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
剏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
齋令廉臺之長悋齋嚴公更剏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
議者言人人殊予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
之名則為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
皆北坐南面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
文公者乃修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

更尊道之名則為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卲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祀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劍鄰郡各有専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為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顔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

嚴公首以為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
聞斯義且屬為記適莆陽史侯有刋脩禮書之約遂不
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屬翁議創先賢祠亦
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為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為疑
者葢横渠于二程為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
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賛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
卒靡定僕曰横渠之學得于二程臯比之徹與夫平居
論議歴歴可考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

祠為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于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郤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為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令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力賛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為

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邵
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後莫不倒指于
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腎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
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益深嘆世㐲道微之
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
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倘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一或謂文公賛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
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

有祠為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為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無見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于世教亦可以為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

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為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

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為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于學亦謂是也若湅水之力行若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顔曽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卻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一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見于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于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于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于高曠若使

進之聖門則曾晳非不高明子貢非不頴悟終不可謂與顔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一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為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祠庭自為專享得不傷于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從祀秩然學校各別為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即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為允者是

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濶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祐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為定式竊

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脉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淵遠尋常方册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肸蠁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顔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為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况顔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為十哲果何義耶十

哲之外若南宫适宓子賤蘧伯玉曾晳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益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别西都承秦絶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閒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辭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章一事誣

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揚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揚輩偃然得

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
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
溯其淵源豈無尚有考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為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黄氏獨接其傳學問操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大三山郡泮亦為之大耳
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
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一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予之言一從毁撤于人情豈無不安者予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廷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毁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

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為安而以毀撤為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内有其人者顯為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閒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鏤至今人猶誦之以為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訣後又夤縁益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

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為文章學問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為郡泮羞豈可不為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泮為然者

一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為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顔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顔

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
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為斷乎曰是不可以此
為斷矣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
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
居中南面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
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于齊
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

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一或問顔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固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顔孟配享皆東西

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顔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于
顔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王安石配位而顔孟
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𣳂但就中增入曾子子
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曾襲不暇改至今宜
改為東西向北上神道尊在兖國公顔氏西一郕國公
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
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
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

猶西坐東向葢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
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賔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
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爲南向之坐矣世學不講有論
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爲快哉
一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
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
之文前之所言葢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
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

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吴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媿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溯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能恝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此比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録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為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表先賢之意

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一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典祀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尚有當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葢嘗聞之師

曰五學之制中為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祇在王宫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為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意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随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自

前民開物以至後人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為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賛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

實無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
達夫太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歲事養老乞言退就
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為法教化本原一
正于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舉天
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
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
于郡邑鄉校其為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
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

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用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閒嘗以此求正于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温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冦同科此亦一証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温公處亦多更以

此參之當益明矣併識於此以俟來者

勿軒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勿軒集卷三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邰士洙

勿軒集卷三

宋 熊禾 撰

記

晉江縣學記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庵西山二先生在仕國也百餘年間文化斷斷可以一變而道晉江泉負郭邑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禀易創今廟咸淳辛

未趙令珵始創今學端明洪公記之悉予辛丑冬南遊抵泉春祀祗拜廟下惟見墻宇傾圮東北壁壞糞山積邑博士王君景耀愀然謂予曰咸淳之創三十有二年矣比來僅一修復而功弗竟書生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侯曰吾責也行當圖之曁秋再至則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杏壇三級壇之北為堂三間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宮墻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告望堂成而雨澍以時雨名示不忘侯教也

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顛末
來諗且曰侯之德我士甚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繹其
名之之義而言曰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古人立教法天
而已天之道元亨利貞其體也春夏秋冬其用也在人
則仁義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為用者豈獨無所事哉
聞之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冬此人事之四
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
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豈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

經術德行教人至農事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之人治一事世稱為明體適用之學繼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居必近學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類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囚獻馘必於是者便旦夕教也學距治所不數十舉武侯朝視事于官日昃不少倦退即休坐于學與諸生從容乎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廉勤明敏始至之日有

事於社稷業治壇祀惟謹邑有闢田增墾歲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於訟簡盗息百廢具興侯之餘也記為學作故可畧是役也侯首捐俸為官吏倡里之好義者懽趨之材工率傭以直一毫不以擾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為然

昇真觀記

武夷山閩之鎮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昇真玄化洞

天按舊記厥初有神星降曰聖姥母子二人始居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遠難詎太極氣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以為一方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衆則其間有材德絶異者衆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古以來如姜嫄之棄簡狄之契與夫蜀未通之先蠶叢魚鳬杜宇開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世傳魏王子騫城潼川時有張湛劉景等及胡李魚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地為氓後皆避棄而仙

而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始皇之二年按閩地至秦始列為郡時秦威虎視六合震動英雄志業無所就棲其身於道而神其說于為仙意當時亦不但㱿城桃源而已至漢武帝列在望秩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增立祠觀唐天寶三年石刻後唐保大二年碑銘具存宋紹聖二年觀錫額冲佑武夷君始有封號端平元年十三仙亦列封焉凡祈雨暘則遣使追金龍玉簡于洞靡不響荅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君賢佐皆

神瑞世之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利濟一方者此理之常而得其氣之靈明英粹為大聖大賢福澤天下者亦間世而有獨其有功生人顯著而叠出則未有若武夷者也載在祀典實甚宜冲佑之後有觀曰昇真廼管轄游君道淵知觀江君妙静正實始開山一日狀觀之始末示予曰洞天在一曲天柱峰絶頂乃十三仙遺蛻之地屬歳旱潦天子命公卿走四望則必之焉而洞室阻邃壇宇匆修何以處祀事舊有道人某始立道院余

早慕四女仙之風願學太姥元君之道屬漢嗣三十六
代天師教法盛興遂請改觀額前建太清殿後為法堂
堂上為樓以居仙像殿之東南為通天臺門廡厨寮畢
具費木石瓦竹工役緡錢幾萬有奇經始已已之夏告
成己卯之冬凡觀之事悉請于當路有司而後行上以
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縣祈禱允為仙聖之奥區蒼生
之福地矣願屬子記其事余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
誰宜為輒辭謝未幾游君及江君俱上真而管轄韓君

妙潤申命以先志匃得終辭也竊謂玄樸既散大化運行其至精至粹至靈至異之炁浮于天者為太清三光凝于地者為名山大洞鍾其靈于人者為至人高士人之一身與天地相似無極太極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體而其中一點靈明炯然不昧則合性與知覺而謂之心也彼其然倥侗感于情役于氣肆欲戕真與物俱腐者固不足筭已而所謂至人高士則氣完理具而此心真體妙用與造化者游不為命世之聖賢以兼善天下

則必為遺世之神仙以獨善其身文公講道武夷力衛
正學獨神仙一事不深詆谷神一章久視之要而參同
契十三篇立命之秘也儒者正誼明道而不知養氣以
為之配則亦何所恃而獨立不懼也哉故孟子開其端
而不及竟程子發其用而不敢洩者殆有以也余嘗謂
偏言炁而失其本與專言理而乏其助者皆不謂之善
學特其內外之分公私之辨不可不致其精耳余聞學
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為怡神養真而其次則呼吸導

引亦能固其筋骸養其精氣傳寖久而術益工體玄入虛懷真陽合冲氣久之自能離形出神與道合真于是有白日飛昇之說此其魂氣升天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於冲漠者未即散而蛻於塵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其說則謂血月之軀果能昇白日之羽翰而徑青旻之宮闕也以是明昇真玄化之義其殆庶乎噫人之生也造則為有化則為無無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之見達矣然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

點靈明炯然不昧幽則為仙為靈明則為聖君為賢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蘇氏所謂叅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自灼然不可誣也羣仙列聖昭布森列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來者

閒樂堂記

閒之說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餞左提右行在天無閒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閒聖賢昔

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吕之臣以為之輔兢兢孳孳亹亹勉勉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閒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宰物之情閒之一字往往為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為遺棄事物玩愒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間職分當為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古襄張侯紹先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歳在辛丑佐郡温陵越一年得告歸里有游倦之心遂於居之東偏度地一弓構堂數楹曰

與賔客問學自娱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蓮沼交迭映帶清芬茂陰一觴一咏殆若翛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素五膺朝命從官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令則年逾知命視眊聽衰獨不可少休乎吾將扁以閒樂子其為我記之余曰樂之義大矣閒則我不敢俟又申告之曰臯益伊莱姬吕古大臣事業也已邈不敢望令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矣入則佐天子進退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一障寄百

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蓐食亟出視事登堂據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晝漏數十刻不得息一有王事驅馳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雖禄萬鍾馬千駟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於是惟閒則得吾分而樂焉此吾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曰此世之安分者之説而俟之論辭也安分之識淺樂道之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性即分也否則分制於命而局於形氣器量之狹矣大丈夫出處自有時義

命豈足道哉仲尼閒居亦閑也飯疏食飲水亦樂也簞瓢陋巷家法宛然夫豈果有惡於閙而閙又豈足累吾之樂哉周程二夫子切切焉教人必欲求孔顏所樂何事可以嘿而思之矣讀論語至答顏淵問為仁問為邦二章乃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虛言也東陽為朱夫子闕里㑊以中州之傑獨睠睠是邦者洙泗伊洛之道在是也道之興廢莫大於文獻鄒孟氏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似逆知孔子之後至巳

而無傳者無其人也昔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遽發周禮盡在魯矣之嘆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絶至千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為世道計乎侯又於居之西偏闢室逾百楹命曰同文書院延置四方賢士大夫所事所交隆禮謙下不少懈又以六經四子與夫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考亭諸大儒參互討論統紀已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質往聖不謬百世以俟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兹事未嘗不三復嘆息侯之志豈可

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為此其事大其責重雖欲
閑安得其閑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天之樂自並行
而不相悖仲尼閑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
而顔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飢者同一道也侯
常言曰人生天地間幸此七尺之軀一㸃虚靈不昧者
未盡澌泯既無所裨於時又無以自出於後是自棄也
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尚有
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為記

曝背龕記

曝背龕歐陽子負暄讀書之地也去簷廡尋丈許依山壍作小壇直廣二尺而横廣倍焉下截土作層階以便登陟方當天宇開霽日光浮動晴暉暖氣逼人户牖於是歐陽扶策攝衣而登之至則抱膝曲肱偃仰箕踞左顧右盼且見高下蘆花噴白楓葉舞丹松風翻雲濤鳥語雜琴瑟樵斤之丁丁村舂之剥剥若響若應若遠若邇聽玩既已則開塵編對古人考前世興衰治亂之所

以然且感且嘆間以詞人才士文章議論遞而覽之及其得趣忘形則咄咄書空莞爾而笑情舒意放融融熙熙便覺如登春臺於陽和煦嫗之時而不復知夫顢頇在御而玄冥司時也噫古人云蓬蒿書室間寛於一天下吾始讀而疑之今則信矣乃知人生茍不以外物為累則雖羹藜飯糗莫匪珍饌粗繒大布何異衮冕而蓽門圭竇又皆吞風吐月之大廈也今是龕也以富貴家子視之其不掩口而笑以為兒戲而鄙之者鮮矣然彼

又曷知夫箕山之隱陋巷之居雖以四海九州之富紆朱懷金之貴而不以易其所樂者哉

北苑茶焙記

貢古也茶貢不列禹貢周職方而昉于唐北苑又其最著者也苑在建城東二十五里唐末里民張暉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慶歷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制益精巧建茶遂為天下最公名在四諫官列君子惜之歐陽公修雖實不與然猶夸侈歌詠

之蘇公軾則直指其過矣君子創法可繼焉得不重慎也南渡後地産日以凋耗減額至三分之二民僅以甦焉大元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加惠遠氓自正供外悉蠲之建在遐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為斤止千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上之不役志於享也恩德實甚厚天下其曷敢伏厥土之攸瑞又十有八歲丁酉迺今皇帝踐阼大德初元也時

有行省平章公趣長臺治達觀苑中謂御貢舊有堂固陋非所以昭敬始命改造適平章高公惠撫南夏顧瞻丕作郡有司承命不敢後經始於是冬之十二月告成於明年春之三月時值農隙執宫功者不為厲苑中制倣殿庭内設陛板外亢重闉泉有候焙有節司署各有局鳳岡龍井獻狀後先雲蔦華池映照左右貢雖減舊而堂宇視昔則有加上以恩逮下下以禮敬上當如是乎抑嘗思之區區芽卉之微生於海隅山陬之遠有司

共職歲貢猶能備殫勤敬至于名聞上京味羞大官然則巖棲野遯豈無良材秀民有能有為羞其行而邦其昌者乎采之擷之端必有俟矣閩古本荒服秦漢始為郡土曠產微唐始論秀入貢猶未嘗也宋初輔弼詞翰之臣已班班可紀此百餘年間節行功名文學之士尤表表在人耳目而其大者道繼往聖學開來哲淵源所漸遺獻未泯天下後世言學者必宗建意其物產微耗之餘其山川清淑靈秀當於人焉是鍾詩曰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備物致貢者宜知所先矣是歲冬十有一月記

虛直軒記

建陽逌文公居邑號東南洙泗邑之北有建溪導源武夷上游可二百里其東曰錦水與建溪會源雖淺而清以濯錦色倍鮮瑩人擬之蜀錦江二水之交實為兹邑勝處而未有以抉其閟者歲在乙巳新安汪君正卿來

佐邑事得其勝築室三楹稍西闢小軒軒瞰千竹竹之外平洲帶繞長橋如虹萬瓦鱗疊市塵囂一水隔斷雖廛居雅有野趣一日訪君舉觴命醑徜徉其間顧謂余曰水清矣竹之清又與水稱於我心若有契然軒未有名君其為我表之予俛而思之平生受虛直二字輒以為奉虛曰心直曰節也兼内外貫體用君子可比德焉君曰此於前聞亦有稽乎予曰靜虛動直濂溪周子通書之言也盍嘗以中通外直比蓮之德矣竹與蓮皆君

子也竹之虚其中直其外殆有加焉而時之所處則有甚難者以是名君之軒實甚稱君曰美哉斯名并求一言為記予曰記則請俟能者姑繹其義可也益嘗讀易至說卦之震其象為蒼筤竹嘻不問已知其為竹矣何也隂一而常虚陽一而常直大傳曰乾之動也直震即乾初畫也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而直遂者皆陽也而其虚處即隂故君子之學以静為本不静無以為動不虚無以為直也顧其物理亦何所往而不如是哉君曰

即此為記毋庸他求予曰未也見枝幹知行者下也重陰閉蟄大雪如席卉木芸芸各歸其根于斯時也已有心心而相師節節而相符者矣伏龍在地雖頭角未露而干霄拂雲之勢夫孰得而遏之善玩易者不於此觀而奚觀君曰子之言非但竹也我知之矣予曰前之言皆形而下者也周子不云乎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動言其已生之後一其未生之初乎天寒日暮意象悄然離立相看清瘦如削當是時固不知我之為

竹竹之為我也境異情遷人則有欲已非復對此君時矣菉竹之詩國人之所以美衛侯也自猗猗而菁菁以至如簀豈一朝夕之故哉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請賦淇澳之首章為勉君文雅綽著新安文公舊居邑也淵源端有自云

族譜

麻沙劉氏族譜

劉氏者乃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為劉裔孫劉累

事夏后孔甲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為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又周大夫食采于列亦為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士會之後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端字執嘉生京兆高祖由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七傳而晉水衛都尉隰内侯衍公四傳而生御史中丞諱頡頡生太傅義禧義禧公生五子曰大司徒文譙刺史文紀文允丞相文静文讓公二世生唐功臣夔國公弘基文紀者凡二

傳而生工部員外願光禄卿章文靜肇仁公者倜儻有
器畧以晉陽建義功輔唐太宗使始畢可汗始畢大喜即
遣馬兵随至又獻馬二千疋太宗喜曰非公何以致之仕
為大丞相大司馬立邦極定律令進魯國公公生太子
中允洵洵生諫議大夫穉穉生洛州刺史蕃公二世生
大鴻臚卿莊莊生户曹昱昱五代而生樞密思道致道
思道公二傳生右驍衛大將軍牟致道公生工部侍郎
仔仔事唐憲宗元和中以明經舉進士歷仕為扶危奉

天保國致理功臣山東陜西四鎮節度兼樞密使進太師贈齊國公謚文莊公生二子曰宣撫使棼鎮國上將軍光州大都督工部尚書沛國忠簡公楚楚生六子入閣者三人曰少府監鄭將作簿翊金吾將軍翔金吾生三子曰大司馬端國公禺中山刺史胄太子少師庸歷代而生資政殿大學士忠顯公畧太師忠定公子羽樞密忠肅公瑛居崇安之五夫世以文武忠義功顯載在國史是為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為兵部尚書居於劉原

少府監開國公生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少警頴誦六經日數千言十三歳受三禮春秋俱通大義善文辭為世所稱唐僖宗乾符六年奏受通仕郎遂州揔府記室叅軍值黄巢之亂從族祖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討賊有功陞檢校尚書乾寧三年十月以公出鎮建州領散騎常侍天復初除少府丞改少府監生子四人知秘書省曉太子校書暲剌史暉國子監丞廣西觀察使暺歴世而下為陜西宣撫植翰林承旨居之光禄大夫天章

待制廣南提刑川榮禄大夫四川總領工部尚書崇文
殿中侍御史忠簡公欽簽樞密院洪甫武經大夫唐州
刺史園武翼大夫安西都護總管顆太尉忠勇義壯廣
福字惠侯純福州指揮使以奇知潯州府中知江陵府
衍中大夫秘讀學士觀皇宋間子孫登科出仕者數百
餘人郡守陳昉建聯魁門以表其事是為西派祖也劉
氏建自三代迄唐人材通仕上國者盛矣至宣靖炎紹
以來最衆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

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微寳學公以身任一方扞敵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為國後來右史公總餉五路又能與安公丙協力戡難俛仰百年之間一族以績效著見于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嘆其果通論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著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姱節雖鐫斥鑊烹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厲薄俗且文靖屏山先生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文公師右史公又受學於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也已矣

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為不朽者是可書也為子孫者
載覩斯譜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尚其念哉有元大德
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拜撰

跋姚氏族譜

平山姚君示余以族譜因知姚氏迺唐瀛州學士思廉
之後而其自出則本于姚虞因思上世得姓之初孰非
神明之胄成周以上宗法素明至唐猶有氏族譜志而
今無矣皇極不建九兩無繫為清為庶德薄流卑四如

先謂龍川史君之傳以功野庵先生之傳以言六代祖之傳以德野庵經解僕幸及見之若德若功在人心世澤當未艾余竊謂士君子生世孰不欲以竪功名見於世然而阨於時制於命者亦不少惟有德有言二者乃人人所可勉也仲一之言曰士未能善世猶當善於其鄉未能善鄉猶當善於其家善於其身德者身之藴言者身之符顧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顧吾所樹立何如耳自昔聖賢言言行為世法則一善言一善行隨

所樹立皆可表見自稱於善族姚氏之後昌者其尚永守無斁

江氏族譜序

予閱梅上江氏譜有十世孫安正叙叔孫穆子之言謂人有宗非但保姓受氏必有所以為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江氏之宗則諫大夫巨之孝乃德之大者轢侯喜之從伐亦功也黄門侍郎統之論徙邊亦言也統之十世興為建安令始居建又十二世寵號梅上公梅

上公之子本仕唐為賛善大夫至是族始盛賛善公之子七人次二支為廂使沖次五支為常侍曄孫十六人曽六十一人玄一百四十四人餘無聞焉余因是慨念古者宗法自繼别以下皆以長而長又未必皆賢且不常盛也故必立為家相以輔之宗以長相以賢長者前定而賢者固於上乎定之也宗子長且賢而相之者又賢則以德以功以言小而保族宜家大而庇民正主固所以亢吾宗也宗而僅可持世而相之者賢則固當委

族而聽之是故善爲家者必立爲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雖不肖亦未敢遽越吾法葢孰于聞見而習於行也甚則請於上而易之矣又不幸而世絶則擇而支之賢者維之矣如是則宗法可以相維於無窮嗟夫天之生物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常豐而溉常厚不敢有一毫侵削而斬刈之人又爲之法如此故本厚而幹隆枝葉舉受其庇焉此治天下之要道也而後世不復見矣吁豈特此一事爲然哉某公第幾世孫某以譜示

予見其族雖分而譜有系世雖遠而澤尚延使古宗法不廢則雖自一世至於什伯加倍而未已也今之保姓受氏者孰非唐賢以來錫土之祚胤哉其吾尚氣誼疊山先生深器予之既命之字又題其所居曰菊隱其益培且溉之江氏之後必大

麻沙劉氏族譜序

余母族麻沙劉氏知為京兆洪固之族而未能詳也一日母之從子君佐出示譜牒乃靖肅胡公所序謂麻沙

之劉為西族五夫之劉為東族皆光州都督之後唐末始居閩其言信而有証東族至忠顯資政公韐始大再傳寳學公子羽又再傳忠肅樞密公珙西族則左史公崇文忠簡殿院公欽忠烈太尉公純又最著者也建自三代迄唐人才通仕上國者蓋鮮至宣靖炎紹以來始盛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徽寳學公以身任一方扞敵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為國後來右史公揔餉五路又能與安公

丙協力戡難著見於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嘆其果通論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傳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媕節雖鐫斤鑊烹不避家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厲薄俗且文静屏山先生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文公師右史公又受學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矣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為不朽者是可書也劉氏族大蕃衍詩書一脉不替益隆君佐亦能世其業者丙子兵亂譜牒散失君佐幸購得之敬書於後以誌

歲月

勿軒集卷三